



揚雄 儒林傳  
循吏傳 酷吏傳  
貨殖傳 游俠傳  
佞幸傳 匈奴傳







宋曰黃朝英云漢武  
作儲骨館儲骨猶  
言皇后也不必有  
儲蓄以待時須也甘  
果賦云近則洪崖壽  
聖儲骨法皆言  
館名

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帥軍踣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踣足楚之也錫戎獲胡

之踣音才恤反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音木雍槍纍曰為儲

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音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塵至矣師古曰

曰歷古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恐不識者外之則

臣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臣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曰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今

樂遠出臣露威靈師古曰露謂顯暴不深幽數搖動臣罷車甲師古曰罷本非人王之

急務也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

如此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麻封豕食人為民害竄類豕食人朋皮曰

反窳窳音長五寸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窳音於黠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之

所麾城擐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擐音車憶之憶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

不可盡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鞮釜生蟣蟲介

胃被霑汗師古曰鞮鞮音年蟣音居豈反臣為萬姓請命虛皇天廼展民之所

誦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師古曰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志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徹革

鞞不穿師古曰言不穿蔽而已無取紛華也鞞華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

賤璫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琢刻鏤也琢音築惡麗靡而不

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御斥却也抑止絲竹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是曰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其後熏鬻作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李善云高祖五  
年誅白台七年五二  
年崩凡七載



宋曰前該業音均音  
義作作難蘇林音  
習之身身音灼曰揚  
方言曠曰難漢案  
方言曰難曠曰也  
芝蘭曠曰曰難音  
光旦反

幕沙明水運本  
張沙明水運本  
張沙明水運本

劉奉世與與錄  
新斷事也  
究張世說見卷末

宋曰南本亦云憤之  
者子之意亦云云  
者者者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者者者  
一著字

宋曰清漢音義案  
音曰音韻樹韻  
領學額據地樹  
領額主也今作格額  
傳當誤耳服諸  
音技北反

宋曰李善云孫卿  
子曰平則慮險安則  
慮危  
宋曰李善云孫卿  
子曰平則慮險安則  
慮危

宋曰前李善音義  
且問擇貴達國語  
注曰也問曰也

虐東夷橫畔師古曰虐音七六反羌戎睚眦閩越相亂師古曰眦音仕懈反於是聖武勃怒

爰整其旅廼命票衛師古曰票音騎音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師古曰沄音汾音疾如奔星

擊如雷霆師古曰霆音碎輶輻破穹廬師古曰輶音遂獵乎王廷孟康曰匈奴王廷也毆橐它燒燼蠶

臠余吾師古曰臠音分梨單于師古曰梨音磔裂屬國師古曰磔音蹂屍與廝係累老弱師古曰蹂音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阮音究鋌癡者師古曰鋌音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師古曰鏃音

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音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音

疎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疎音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師古曰躋音

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抗音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音永亡邊城之災金師古曰永音

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音英華師古曰英音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師古曰沈音

之師古曰之音故意者曰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為音無也殺衰也音

整輿竦戎師古曰輿音振師五袞習馬長楊師古曰振音簡力師古曰簡音

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狡音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師古曰迺音晉灼曰

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其師古曰服音西厭月嶧東征日域師古曰厭音初出之處也

涉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師古曰涉音

取選作為

宋曰前李善音義

且問擇貴達國語

注曰也問曰也

宋曰李善云孫卿



初明本作軌 嚴亦作軌 宋軌道本作軌 初注同

宋曰履當作履

宋曰履當作履 宋曰履當作履 宋曰履當作履

宋曰履當作履

宋曰履當作履

解謝

蕭詠音義曰抱徒何反又音他

夷而不禦也師古曰是言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仿佛耽屬而還

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曰車不安軻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務景也仿佛讀曰髣髴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也

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

耨工不下機師古曰耨摩田之器也音憂婚姻且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出愷弟行簡

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弋亦反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

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磻之虞孟康曰碣磻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磻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鞀字鞀小鼓也鞀音

一轄反音轄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拮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

反球音求又音酌允鑠有樂昏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為看也師古曰小雅中改之詩曰允矣君子辰也大成周頌酌

也師古曰大雅早麓之詩曰悌弟君子十神所勞矣勞謂勞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維引之云勞音郎到反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百禪梁

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

馳騁梗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狝獵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

容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玉侯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有曰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謝

雄曰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謝其辭曰客

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

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繫也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

日金門金馬門也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日

宋曰草字下當有者字何云選作音者

宋曰結考作音石



各南按顧字下脫  
獸字又選可証又  
獨說十餘萬言  
選作數十餘萬  
言又織者入無倫  
選作入無倫

宋曰貫者白文  
謂其蓋無物曰赤  
如赤地千里南史  
其家赤貧是也  
赤族言其蓋殺  
遺師古注以爲  
血赤其族大漢

前曰後漢漢案作  
後坏  
宋曰晉本頌字後  
音身今不用季  
云韻元奇性之行

根度曰西戎國也應劭  
曰禹貢析支渠搜屬  
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應注又其字之依  
殿本稱

蕭漢音義曰微音  
作微應劭曰微音  
以絕微聲之微誤  
案音押

宋和曰一本動解  
有以字黃漢音  
曰梁字科動解  
名也字三分宜其

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顧而作太玄五千

文師古曰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疎分布也

天大者舍元氣織者入無倫師古曰織微然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

黃門師古曰纔淺也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

託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跌足失借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亦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爲十二

合爲六七師古曰十一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四分五剖並爲戰國灼

日道其分離之意四分七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駢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故士或自盛呂橐或鑿坏呂遁應劭曰自盛以

索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問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音回反是故騶衍呂頡亢而取

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齊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爲迂濶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

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今大漢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鬻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陶駮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北東

南一尉孟康曰會稽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徽呂糾墨製呂質鈇師古曰言有罪

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散呂禮樂風呂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呂歲月結

呂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曰爲稷契人人自

曰爲咎繇戴緹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緹緝髮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雁鳥字

昔三仁去而殷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二老歸

而周熾應劭曰一老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師古曰伯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范雎呂折摺而危穰侯

宋曰越本切

母

宋曰割草本

應注又字

音若注天

厥本無也

雖



晉灼曰摺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領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

古拉字也音魚錦反舉各韻音居御反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韻音胡關反故世亂則

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孟康曰或釋褐而傳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

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或七十說而不

或立談閒而封侯服虔曰薛公也或枉干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

是曰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室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罅罅瑕隙乖離之漸則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辟師古曰是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師古曰鄉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攬挈者亡默默者

存師古曰攬挈妄有博執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延師古曰靜合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迺曰鳴梟而笑鳳皇

執蠖螟而嘲龜龍師古曰蠖螟蝓蟻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

亦笑子之病甚不遭更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悲夫客曰然則靡

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

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骨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斂也

宋曰注江澤而漁四字當刪舊服虔字作師古今又劉淵林注左思魏都賦曰澤淵也屈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漁蘇子白觀淵林之所引則知淵雲之言實本於原也此語蓋今世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澤淵林亦以澤為淵即當音徒南及若從師音音

魏振選注何

深者恐非是

雖選作以

宋曰李善言

子房平勃

樊霍則不

能安當其

亡事也

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

守之亦亡

所患

故世亂則

聖哲馳騫

而不足世

治則庸夫

高枕而有

餘夫上世

之士或解

縛而相

孟康曰或

釋褐而傳

孟康曰或

倚夷門而

笑

趙趙求救

無忌將十



宋曰陳正誠云音印

激印猶激勸也

宋曰領作領而高

日領也音及又曲

領猶極也音及

美領作領音及

上曰領音及

案字林曰領也

反與章音同

領狹面領也

金領也音及

欲反又音極

林曰與音及

清即味也才

明本有文字

有般本之有

此脫

何承天云

遺道之通

為天龍氏

乃會持之

時則凶夫

激印萬乘之主如淳曰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

當也師古曰言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

湮流沫師古曰領曲西揖彊秦之柑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金華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天下已定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從之長安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適也師古曰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隤師古曰砥

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

為天龍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乃會持之可為也

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

謂齋壁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

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迺在涇池非章臺也孟說夫之

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票騎發迹於祁連

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言以肉歸遺細

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臣為賦者

將巨風也師古曰風讀曰颯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俊鉅行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

蘇林曰

抵音紙

領頤折頰

湮流沫

西揖彊秦

金華已平

建不拔之

垂典三王

遂作君臣

而蕭何造

有作叔孫

世則繆矣

留侯畫策

唯其人之

為天龍氏

故為可為

時則凶夫

謂齋壁入

皇本紀云

公孫創業

司馬長卿

不能與此

蘇林曰

抵音紙

領頤折頰

湮流沫

西揖彊秦

金華已平

建不拔之

垂典三王

遂作君臣

而蕭何造

有作叔孫

世則繆矣

留侯畫策

唯其人之

為天龍氏

故為可為

時則凶夫

謂齋壁入

皇本紀云

公孫創業

司馬長卿

不能與此



劉敞曰參纂者  
元首四重也  
宋曰曰參纂者  
林音模字林曰  
廣水之七是反注  
大三折下當更有所  
字

宋曰新說文方并  
反字林存並交疑  
也

漢書相宗以擲字  
音力反案案對則  
蘇揚雄雖自有元  
首元衡元猶元則  
元行不作擲字疑  
字林云擲舒也擲  
刃支反太元注曰元  
者此擲萬物而不  
見其形宗忠曰擲  
者張也乃音均同  
視服虔音兒音均  
曰倪擬也字林亦  
反莊子曰終日擲之  
而手不挽司馬遷  
但抱而擲之手不  
去太元注曰別說  
於左手三指文今  
人不見太元注及別  
錄以元衡元擲有  
元元衡元散元元  
元元衡元散元元  
元元衡元散元元

解難

漢書相宗以擲字  
音力反案案對則  
蘇揚雄雖自有元  
首元衡元猶元則  
元行不作擲字疑  
字林云擲舒也擲  
刃支反太元注曰元  
者此擲萬物而不  
見其形宗忠曰擲  
者張也乃音均同  
視服虔音兒音均  
曰倪擬也字林亦  
反莊子曰終日擲之  
而手不挽司馬遷  
但抱而擲之手不  
去太元注曰別說  
於左手三指文今  
人不見太元注及別  
錄以元衡元擲有  
元元衡元散元元  
元元衡元散元元  
元元衡元散元元

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師古曰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參纂

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折而四分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

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

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極之吕三策蘇林曰三三而

音食關之吕休咎絘之吕象類音灼曰絘維也師播之吕人事師古曰文之

吕五行擬之吕道德仁義禮知無王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

不虛生為其泰曼漉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漉音緩師古曰曼漉不分故有

首衝錯測擲瑩數文掬圖告十一篇音灼曰擲音離服虔曰皆吕解剝玄

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雄

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

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此耳師古曰此和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

眇指師古曰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壹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師古曰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

殆近也放楊子曰俞師古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貞實美彼豈好為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師古曰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師古曰

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撼膠

葛騰九闕師古曰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殿本開作  
開宋曰此  
本作開  
知何

蒙何

宋曰此年友  
注中語  
當水旁

才何

葛騰九闕  
師古曰  
日月之經  
不千里則  
不能燭



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淳滄

雲而散歎師古曰唯嘒嘒高貌也淳滄盛也滄雲氣貌歎蒸氣上是曰宓犧氏之

作易也師古曰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

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不温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蓋胥靡為

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胥寂寞為尸李奇曰道化大味必淡六音

必希師古曰淡謂無味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是曰聲之眇

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日妙讀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者

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和應

反是故鍾期死自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善塗斲者也施廣師大和以似塗而斲

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以為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孔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

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雄見諸子各曰其知舛馳師古曰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

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

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撰曰為十三卷師古曰撰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

目師古曰雄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有河

一編皆以詳列

問一篇故云一

野去詳是故述

藝時曰太元自漢

宋景作解詁吳陸

續作釋文范老作

贊以世唐及國朝

為三注解及音義

也類者非一家皆

祇有十一篇不知

亦謂別錄者果

何書也衡亦不聞

作衡書更向知

者

宋曰司馬溫公曰大

氏下脫不字又字

又說與也字下當

有梳攬也三字

著該音我曰字於

誤專教也音論惟

禮記音撰字書

並音詮

蕭曰撰字林及撰

蒼惟音曰美反

侗音勅勅反

微音載

宋曰蕭撰音

義曰字昭曰

微氣已發見

者上

宋曰注文平

公下當有錄

鐘字

訖



宋曰宋成法言本  
迄作記字林曰迄  
至也也反劉敬曰  
迄也也章法也言王  
道息而諸子起也

蕭該音義曰悅  
音流章昭照放  
反該案今音况  
為是

范宋曰法言作範

宋曰司馬溫公云  
哲當作哲明也  
言將發中和氣  
在光明民情

明整本有行  
字數本有

宋曰司馬溫公云  
檢押當作檢押

諸理師古曰訓告也 譏學行第一

宋曰司馬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且也迄至也孔子也言自終後誕章乖

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此章 譏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 動不克咸李奇曰不本諸身 譏修身第

三宋曰法言德作意溫公云威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正物故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

曰罔誣也言不可譏問道第四

神心宵悅經緯萬方師古曰習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譏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 遜于不虞巨保天命李奇曰常行

譏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

寡見第七宋曰司馬溫公云李奇曰皆作邇光謂當作假 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言好假也則假當從充音邇假即

聖人恩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 譏五百五百歲

聖人一出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以鼓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哲知也師古曰 譏先知第九宋曰先景本作光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 壹槩諸聖

師古曰以聖人大道譏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 譏淵騫第十一宋說見卷末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

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 旁開聖則譏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

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譏孝至第十三

宋曰宋成

蘇

林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作大



子雲歷官始  
未其自序可  
若乃補入贊  
中自乱其例  
矣黃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呂為門下史薦雄待詔

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眾雄復不侯呂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師古曰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呂為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刑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滂而相譚呂

為絕倫師古曰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呂符命自立即位

之後欲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禁復獻之師古曰時雄校書天祿

誅豐父子投蔡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閒請問其故師

音鉅依反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有詔

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

今流俗本云惟寂寞自投於雄呂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者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虔曰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

枳殼本作分書

宋曰當云作符命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宋曰通鑑考



北宋本脫若使以下十四字注字句

劉歆自絕讀如秋絕絕之絕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凡人賤近而顧念也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且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師古曰更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諸儒或譏臣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皆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諸儒或譏臣為雄非聖人而作經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西川主簿氏周南甫

漢書八十七下

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充鋌癡者金鍤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似按字書無充字今俗且為兗州字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許慎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鋌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為充字如淳注釋乃云充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且傷夷人乎此充字故合作銳

法言序撰淵塞第十一○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塞自有序慈疑充不見漢書中序故云共序子厚又云或班固所作案咸云品歷世之臣以淵塞冠章首有意於子雲也有以長爵之連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曰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雄而班固與之也未知其據焉

銳何處



百身其人...

於此取用... 漢書八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

漢書八十八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已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已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言文王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

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於是應聘諸侯已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首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師古曰匡也各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親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奸

七十餘君師古曰好音千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師古曰美舜樂之義也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

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巍巍乎

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

藝何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魏巍者高貌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於是敘書則

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類同問為邢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詔舜樂也

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

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

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皆

因近聖之事曰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

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大

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

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音徒其反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子貢終於

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滑羣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羣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

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曰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

為秦阮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收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即前後七百人廼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答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廼命就

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陳涉與驅

陳涉起匹夫毆適成曰立號師古曰毆與驅同適讀曰適不

蕭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播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

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

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宋曰貢蕭漢本續  
滴化本景本才子貢  
刊誤改作籍又云子  
貢當為子夏



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

曰喟然歎息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希盧縮韓信黥亦未皇庠序之

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

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

此培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

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百數而公孫弘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鄉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延請曰丞相御

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曰禮風之巨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惡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

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

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言可効道藝也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

禮崇化厲賢巨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令縣令相候相二千石謹察可者常

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

幸時曰培公之名也

曰明監本作白

各南按史記作詳延

史記作殷曰庠周曰

劉歆曰聞當屬上

此制已見元相

序庠何



下明照本作不誤

巨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巨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郎中太常籍奏各籍而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巨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厚也

正而深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巨明布諭下巨治禮掌故

巨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巨上及吏百石通一藝巨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內史大行卒史皆各二人

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師古曰內史大行卒史皆各二人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巨補中二千石屬師古曰屬蘇林

亦曹史今縣令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

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巨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復音方自反

數年巨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巨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荷巨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

弓師古曰馯臂子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

興田何巨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

其地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田何易

此書多不... 補多者不... 古者... 千石... 此書... 補多者... 古者... 千石... 此書... 補多者... 古者... 千石...

下補字小字

本脫何

多而... 謂班行也

不字... 謂班行也

此言... 謂班行也

劉... 謂班行也

行... 謂班行也

其...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巨... 謂班行也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讎

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

文曰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荻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荻茲言其根荻方滋茂也

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

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各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師古曰仍亦名也仍音刃曰

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

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泥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曰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

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人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

中說經為教授曰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曰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

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歐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刃

鄉乘輿車師古曰鄉讀曰鄉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

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亥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皆卑衣故章亥服以廁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曰筮有應絲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

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

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易師兩京房外咸兩手商何

劉奉世曰當為授後人授改之代充宗者名信臣亦非臨也

宋曰垂字當作垂字

傳何



京氏易

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

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

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

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股嘉河東姚

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

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

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曰明易為郎

丞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

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曰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

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

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頡頏用錯所不知者凡十二卷以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曰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

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曰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明監本無即字教本有伏生既以授張生歐陽大授見覽則夫

劉敞曰今有乘姓音如乘黎之乘費氏易

高氏易

本傳作程氏漢古今通用於義亦或作蔡祖考証

伏生尚書

合南在朝通字通用德後漢書何遜信嚴之祖以此書為書於錯也

明監本無即字教本有

伏生既以授張生歐陽大授見覽則夫

宋曰前漢書風俗通性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持傳漢有衡咸講字於酒

漢志作王橫

直長翁皆後書注母讀為無何

候

李取注中齊人語其類之說可

于



夫可不謂者雖十二三  
其弟子固有名者  
今文難通非以文傳  
言故失之也

周若璠曰史記儒林  
傳伏生今文未云  
自此之後魯周兩朝  
孔安國雖陽夏嘉  
頗能言尚書事此  
指安國通今文也  
叙孔氏有古文其有  
安國顯為明白班  
於周朝三人皆云

孔安國專歸古文  
則安國非伏生派  
而史及之為贅意  
夫却遷之意何也

釋文信都太守  
上黨釋文作海山

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曰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齊學者名南按史記但云嘉字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伏生字然以卡賈誼之孫也文雅之文似齊下脫音字如云齊魯皆有於文甚順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  
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曰尚書為  
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廼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長賓曰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  
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  
受汝九卿儒者子孫曰廉絜著可曰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  
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  
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伏生子不能明定歐陽家世其學何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

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

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曰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茲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諱官令

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曰太中大夫授太子

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

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何小山云建字行春按此語誤

周霸下疑  
脫孔安國  
三字何

殿本受傳授  
宋曰俊當作  
雒

殿本作簡  
字

何按意



宋和曰快字詰曰  
今吳姓也幸昭音  
第決反非

儒釋文作攝何

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  
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評之學商善為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  
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  
依孔子  
目弟子顏回以下  
為四科也快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  
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  
尤盛章為王莽所誅也小字本有也字何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  
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廩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

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  
之文不多  
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  
出言也為城陽內史倉呂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師古曰  
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儒材呂博

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

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呂變禮而當

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迺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  
大恐王迺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

卒衛侯加呂美諡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  
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

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師古曰  
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湄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

激揚師古曰  
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  
語云文學

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  
同眇讀曰妙入則鄉

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鄉闕大也  
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出則參冢宰之重

職功列施平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  
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散

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  
司徒掌

劉敞曰  
作農  
歸何

殷本傳焉

兩王吉何  
何校出員字



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師古曰卒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讀曰粹臣愚曰為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師古曰呂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至大官知名者也司馬貞曰起有謂起者出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呂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

都尉朝服虔曰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師古曰少子呂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

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曰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曰能為百兩徵呂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霸

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師古曰存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者立其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

魯申公呂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

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

係而作役解具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

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獨王命召之廼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師古曰

人申公獨曰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疑者則闕弗傳不為解說之傳

孔安國尚書

王璜上釋文有琅邪二字何

魯詩

多南樓千餘人史記作百餘人今之單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太史即掌

小字本孔氏不徒行何

論何

書叙見此傳何加私何

施雠謙讓不教申公闕疑弗傳



作于餘人是也  
申公為魯詩之師  
又為穀梁春秋  
之師故下文言  
公卒以詩春秋  
而瑕邱汪公盡  
能傳之也

至明監本  
作在

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

臧迺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

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臣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迺言師申

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臣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輅傳從師古曰傳音張總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

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

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臣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

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言許說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

臣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則掌故百

百數申公卒臣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

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

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臣

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臣詩授哀帝至大

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臣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

吉郎中令龔遂臣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

何臣亡諫書式對曰臣臣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臣三百五篇諫是臣亡諫書使者臣聞

志求平無此懸山

宋曰景祐本  
改寫作如金  
兩存

左字本  
在至何

何故去王字  
又云字李者  
王字何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畧注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請博士搢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搢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搢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

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

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

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欲去歌之文類曰其驪云驪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類曰庸用也主人禮未

畢且無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巨言之師古曰於經何

所有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徇曲也師古曰意怒故表發言言徇者順也此言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徇妄改之也式恥

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

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

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

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

德亦事王式呂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

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呂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

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

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劉敞曰不按荀卿書區蓋二問則不言區蓋近于意也丘區蓋相與殆謂此耳

劉敞曰身文行一若字驪駒者魯詩之歌也主人無所歸不皆歌也

宋曰邊古作踴服度曰音湯湯意皮之湯音讀音勅音反

齊詩

李奇曰長安名

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欲去歌之文類曰其驪云驪

師古曰於經何

師古曰意怒故表發言言徇者順也此言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徇妄改之也

師古曰讓責也

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

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



劉故曰知味者不  
必須食馬肝言  
者不必須論湯武此  
欲令學者皆置  
耳

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  
太八六翰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  
音伏問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曰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  
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

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意殺人幸得無  
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  
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  
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圈擊菟上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  
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菟正中其心菟應手

而倒太后默然亡曰復舉後上曰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初即位復曰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戾曰而事固師古曰言  
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曰言

無曲學曰阿世諸齊曰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

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鄉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臣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

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

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

之師古曰  
賁音肥燕趙聞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燕趙聞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  
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

無字誤  
小字亦脫  
四字何



宋曰蕭詠音義曰  
葉風俗通曰食長孫  
公子也見戰國策  
有食子公為博士  
音詞

毛詩

禮

倉粹文作蒼後書同  
○案曲臺所說儀記  
十七篇也周官記  
雖傳其書亦有名  
王莽時劉歆始建  
立周官戴德州古  
禮三百篇為六十  
五篇為大戴禮戴  
勝刪大戴禮平九篇  
是為小戴禮馬融  
植考同案去繁重  
即今礼記也鄭元  
依其本而注焉何  
其勝禮記作戴字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

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

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

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

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

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

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

善也襄亦曰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相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曰禮至

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曰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各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

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曰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曰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

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為博士

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

氏之學

毛公名長

宋曰注文紀本  
在氏三之能  
字德操字

桓何



宋祁劉敞皆謂之字  
河○南按史記作仲舒  
弟子通者又宋子蕭  
史記無而廣○仲舒  
史記作股忠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各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

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呂高第人為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已不修小

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必自勉強彭祖

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巨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為仲家世傳業中

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

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睦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惠授泰山

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

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

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宋曰蕭漢周禮吳氏鄭司農云漢如魯春秋之官劉昌宗云漢後  
完言九文官官今漢書本  
却作蕭光風俗通有言  
亮二姓云亮亮亮亮  
見呂氏春秋漢有亮  
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  
也亮路是莫亮非  
竹書亮

宋曰蕭漢周禮吳氏鄭司農云漢如魯春秋之官劉昌宗云漢後  
完言九文官官今漢書本  
却作蕭光風俗通有言  
亮二姓云亮亮亮亮  
見呂氏春秋漢有亮  
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  
也亮路是莫亮非  
竹書亮

劉敞曰官  
改作官



議釋文作義山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

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啞於口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啞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

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

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下各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

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已問丞

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

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

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

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已千秋為郎中

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各解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

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已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

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

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各已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

音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

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已經誼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一人也姓至中

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各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果曰承該言或曰晉  
均作由字子崇  
通於氏名何百餘家



相也見史記漢書  
章氏長少太傅  
宜作由音陽  
案漢書由是後  
春秋有尹胡中  
房氏之子則其  
李奇

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曰為  
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曰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  
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  
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曰外  
屬內卿如淳曰即成太后親也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二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曰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  
孔光為言左氏曰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  
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  
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  
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  
申章房氏之學案尹胡申章房氏之學絕於中興之後

左傳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  
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  
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  
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曰稱說  
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  
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  
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曰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曰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  
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祫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脫也守字本同何

變理合者未詳何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曰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  
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西京二百餘年能通五經者董仲舒夏侯始昌褚大玉吉雲舍外  
此河間獻王舉六藝刻石於石渠閣治經為法洽而已何  
左傳興而公穀微毛詩盛而三家絕  
二禮晦於西穀梁絕於東何

需林傳第五十八

西川中圖  
氏圖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  
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曰寬厚清靜為天下師師古曰師遵也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

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  
曰滋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曰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師古曰  
攬節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  
不可禁時少能已化治稱

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曰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

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  
鄉讀曰

召南按師是年  
光三意願注此

及古則

吳公文帝  
文翁景帝

紀吏治行推  
本居相讓其  
本矣何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

繇大陋而登至尊師古曰大古側字大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次下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從

里巷而即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繇退而考察所行曰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曰然

常稱曰庶民所曰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曰為太守吏

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曰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曰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

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曰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曰

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乃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鑲之音灼曰刀書乃布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也布蜀布細密環也數歲蜀生

皆成就還歸文翁曰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

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曰為學官弟子

師古曰下縣四縣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僮高者曰補郡縣吏次為孝

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馭反每出行

凡字注卷

張崇文歷代小志云文翁名黨字仲翁黃山出云

凡字注卷

前漢八十九

宋曰巴書



縣蓋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蓋多也飭使傳教令出入

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百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

文翁學堂于今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漢石室一名石室學堂初開創於文翁石室猶存至獻三年與平元年太守高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

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已化天下今膠

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

來附業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

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曰政

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曰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曰豪桀役使徒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

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

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它郡人而馮翊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

曰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

書正曰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未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

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曰刑罰痛繩羣下

繇是俗吏上嚴酷曰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繇是俗吏上嚴酷曰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呂南樓志卷之  
曰文翁造司馬相  
東受之禮還教  
民杜則相如之  
而後以蜀人  
其語其地也志  
云縣文翁為其  
教相如為之師  
正合但此傳及相  
如傳並無明文

此語見本  
紀卷之

劉敞曰長史守丞  
當作史郎使守丞  
使長史史皆物也  
故詔言郡國上計  
長史如郡丞又邊  
有丞元有長史史  
上計無疑矣長史  
於令丞尉之稱也  
丞連言丞說不可  
滿下言長史守丞同

宋白也  
以字



庭小字本注音何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曰為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廷下同

廷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

下廷尉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師古曰論與論同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

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曰章有德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

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曰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碎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曰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也屬音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

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持也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

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

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鰥寡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

某所大木可曰為棺某亭猪子可曰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

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之也二字無何

賜車蓋特高有德  
其廿一字其宋本脫  
小字本有

宋本曰攫說文曰  
梓也音九傳反

之也二字無何

宋自庭當作  
廷下同

弟小字本

特小字本  
誤持何

帥小字本  
誤帥何

宋曰稽當  
作稽



蕭後音義通德  
是值音相代及音  
昭音詩歷反集全  
漢書通字作通  
字注云通始歷反  
謂古聲昭音高宗

不及兩魏手定國  
台南按此魏打考  
朝名相而言前不及  
兩魏後不及定國  
也定國為相實存  
霸後

宋曰注文韻音介字  
本作鳩今本誤作鴉  
並鴉字予見徐鐘  
本改茲為介鴉為  
據許慎說文鴉音  
古拜及鳥似鴉而  
色青出羌中與  
師古引合徐改  
為危鴉是鳥取觀  
非鳥名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弁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

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呂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曰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師古曰鄉讀曰鄉下亦同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呂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里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曰差賜爵及昂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魏于定國功各擅於治郡時京兆尹張

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芬字或作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飭武臣首霸曰為神雀議欲呂聞敞奏霸

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

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曰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呂興化條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

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呂興化條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小字本無以

三作二

飾宋本

宋曰更當

無弟字



下神雀後知從臣啟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臣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  
忠也臣啟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離海樓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臣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妖讀曰解假令京師先行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臣偽先天下固  
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  
敝通變造起律令所已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勸讀與勅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  
吏務得其人郡事皆已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

詐偽已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已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啟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啟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已外屬

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

矣丞相兼之所已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

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

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

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

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

民吏已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

胡省曰丞相職繼百官進賢退不日霸為史高以丞相為非其人可也蓋自武帝則不可也蓋自武帝末丞相之官統於丞相中朝之官統於大司馬霸以丞相而兼史高堪大司馬故越職責之

何按去漢字云小字正惡

宋曰郡疑



按師古曰有秋者  
曰三老曰當大白游  
獄收賦稅考証

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徒  
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齋夫廉平不苛呂愛利  
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

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呂治行  
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呂私天

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  
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呂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

肉師古曰穰歲豐稔之歲穰音攘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

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呂共

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呂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呂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  
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

何按云作宜為字  
直手多一為字又  
云字本作宜猶誤  
直為以顯宜作字  
直手

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備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  
字非也然猶謂汲黯為汲黯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 韓信

宋曰景本  
作強

宋曰景本  
作士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

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

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

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開讀日開音開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曰為無

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

紂也師古曰疑比也得曰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

言曰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

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曰問遂遂曰為有大

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

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

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

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

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曰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

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曰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

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曰為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曰息其盜賊曰稱朕意遂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實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曰潢今欲使臣勝

音河故 殿本作勃 陽何 王吉字子 下同



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讀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答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

兵。召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師古曰鉤鉤也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之心亦罷厭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

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召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

本。籩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

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趨也秋冬課收斂。並畜果實。羨矣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師古曰羨也。勞來勸勉也。畜讀皆曰蓄。艾音儉。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數年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呂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

可使。師古曰者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呂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呂治

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敎戒臣也。上召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呂褒顯。遂云水衡典

上林苑。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其音首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

之。呂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劉奉世曰盜賊與劫畧相隨。史以爲二事故前亦皆欲逐云劫畧大兵米乃總云盜賊於是志平矣師古疑前未嘗言三言劫畧為賊字乃非遂功天但以字遂之文意自通

願史通作請山

乃南樓公卿表遂以地節四年為水衡都尉即承邑以海太守入為大司馬之歲也

後賢何改

莊

疲何

小字本無遂字何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召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

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

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

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閘所以壅水音一曷反已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

田畔已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已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已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

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

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

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

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已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如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

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云反信臣已為此皆不時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已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

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已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已文翁九江已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九江今之鄉賢祠南陽則今名宦祠也

各南按提應作提按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取鉅者鉗盧陂六門塢並在穰縣之南灌漑穰新野昆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昔杜預後其遺規者示九服之利故後晉書及水經通書而後信臣也顧注太史



漢書八十九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酷吏傳第六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曰有德下德不失德是曰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今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救不除則其未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

乎師古曰惡讀曰烏鳥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

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孟

不明監本作不  
厥本亦作在

宗萬案愉快史記  
作愉快此又愉字

即愉字意類以  
苟且解之於義不

道經當作德經何

哀何



曰厥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  
偽而務敦厚也謂刻錄也字與彫同  
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  
而吏治蒸

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  
黎民艾安師古曰黎眾也艾讀曰艾又治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誅除也  
孝景時鼂錯呂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師古曰資師古曰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  
其後有郅都寧成

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曰反  
郅都河東太陽人也呂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野彘入廁上

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

南關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關音馬關服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關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

居也師古曰居息餒讀與偕同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擊之甚  
臨江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  
臨江王欲得乃筆為書謝上師古曰言其

曰乃所以刑治書也古者師古曰言其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聞于臨江王師古曰言其

與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呂危法中都師古曰言其

其罪也中音竹師古曰言其  
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鷹門太守師古曰言其  
便道

之官師古曰不令致關陳謝也  
得呂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

名南按史記但曰  
人也據地理志揚  
縣與太陽縣並  
屬河東郡此又  
誤楊為陽因遂  
衍大字

南關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關音馬關服

關音關宋和曰  
姚本則注中關  
字

史記卷下  
有力字



各南按少吏南本  
作小吏非也  
自與長吏對言  
漢制縣令長及  
丞尉二百石以上  
長吏百石以下有斗  
食佐史之秩為  
吏武化元光三年  
曰少吏紀律即此  
少吏也

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呂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呂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

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千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到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武帝即位徙

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刑極自己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廼解脫詐刻傳出

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而亡去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

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廼貫貧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貫貧假取之也賈音吐得反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呂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呂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

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夷日平

除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伎師古曰伎意堅也音章或反

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

尊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

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屠姓也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

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

歸也善丁禮反趙禹贅人也師古曰贅謂贅也立日胎呂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官為吏也用廉為令史

宋曰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宋曰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宋曰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宋曰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劉奉世曰是以知謂  
廉平之類為無害也

劉敬曰報謝當屬上  
司言公卿造請高而  
禹終不指之

蕭該音義曰詞意  
主反音昭音義同  
李奇音呼

按史記作修成君子  
仲但以外戚傳証之  
時未疏修成子則  
不必有君子也考証

宋曰小或作少

劉敬曰南陽屬南

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居大府

武帝時禹呂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呂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  
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呂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

也請與為吏呂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干到反報謝務  
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及  
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  
為平王濞舒等後起治峻禹禹呂老徙為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

歸師古曰惇惑也言其心後十餘年呂壽卒于家意昏惑也詩音布內反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  
姊曰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始縱姓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往少濞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濞籍言無所舍容也濞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音通

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呂為能遷為河內都

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呂  
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呂為

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

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闕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

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曰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  
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校  
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此法蓋自此始  
史記作周濞  
劉敬曰南陽屬南

司馬貞曰  
少而微也

此法蓋自此始  
史記作周濞  
劉敬曰南陽屬南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

衍二縣名也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

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是時趙禹張

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巨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

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為姦京師尤甚廼呂縱為

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呂氣陵之

師古曰言温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取音趣直指始出矣史之治呂斬殺縛束為務聞奉呂惡用矣師古曰

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幸讀曰猝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

之師古曰衛舍也苞舍在心以為過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呂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呂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惟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呂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

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温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

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呂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師古曰為一月呂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得報而論殺郡中

御史記作



劉敬曰賊此可也  
報益異矣

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

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流十河內皆怪其奏曰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盜展一月足

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曰為能

豐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

也取吏好猜疑作既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續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疑者義縱為內

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及縱死張湯敗後徒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心惛惛不辯師古

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置

伯落長曰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

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曰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

豪中有權要不可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

治故也請謂奏請也氏音丁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

靡音武皮反也氏音丁禮反部中中猾曰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

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

曰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反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史記居宅作居廷  
謂在朝廷間也類  
注非凡能吏皆專  
精神一思慮而為  
之非尚然也何  
史記為用下作為方  
略其皆深惡少

倍汪本陪何



莊宗曰昔嘗  
臨字林曰莊宗  
感也

尹齊下注北宋  
脫元本有句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溫舒死家索千金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音仕疑反呂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

稱呂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寧成

上呂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呂故事多廢抵罪

師古曰呂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呂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

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

治也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上呂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呂書敕責之曰將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奪

同騫拔取之烏足呂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呂為虜掘死人呂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

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呂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

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呂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

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

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比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

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呂在外江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呂掩過不僕惶恐對曰

宋曰言字  
作當對字  
有行字

宋曰言字  
當有字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廢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

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呂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稱

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王溫舒

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呂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

切為小治辯然獨宣師古曰宣音仲反小至大能自行之難呂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中

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師古曰

為六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起亦並也南

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

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

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呂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

部或至萬餘級及呂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

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師古曰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

吏記

宋曰治化本為御史中丞

曰郿扶風

百政史記作白政段中

部都尉史記作輔百



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故盜賊寔多師古曰寔漸也上下相為匿臣避文法史記作文詳避法尤明何

焉師古曰負象及府亦使其不言之也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呂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

都尉呂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

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雷圍縣圍使小史

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師古曰轅音遼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遺音七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呂廣明連禽大姦徵入

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

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呂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

呂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

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

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

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延年呂材略給

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

等呂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呂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

劔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

宋曰光上當有其字

前漢九

幸臨曰負象及府亦使其不言之也

各南按江德功侯表

作江喜云按此傳魏

不害三人之封其捕

斬公孫勇也乃功臣

未則云蘇昌捕

故趙王子卿赴侯

事實稍異

宋曰延年

約也其前該音

義實音贊

宋曰延年

約也其前該音

義實音贊

宋曰延年

約也其前該音

義實音贊

宋曰延年



脫下字何

宋曰服虔曰徒載  
曰僦者將秀反

宋曰劉玄延年未嘗  
有強烈故而附載  
中何也延年決大議其  
明勇過高不疑至  
詐增僦直車是延  
延壽比耳

宋曰江南本作自  
儲政自作可合洋注  
云自謂乞與之則正  
文不應云自乞之今  
無存  
宋曰岸昭曰心中喘  
息曰悸音水季反

呂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呂數千萬陰積

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累起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冀其疾用欲呂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没入縣官奏可

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

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

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

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

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呂功覆過當廢昌邑王

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

與之也願呂愚言曰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偏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

國除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為郡吏呂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



延年何呂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芳目反延年亡命

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呂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

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

郡吏呂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師古曰悟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

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師古曰曲文曲文即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呂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為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

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具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

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呂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



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

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

延年用刑刻急迺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

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也咽音一千反

秀甚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秀批穀所在也苗粟苗也秀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

霸在潁川臣寬怒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下上賢

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

賞反在已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

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

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滅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小府

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呂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

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

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

音布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

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

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呂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呂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

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到

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宋曰府丞義當作府丞孤義

宋曰越本刑有字

劉歆後季可後直為斷法因為報身非養得熱季有司言內罪長季刑准許定所請報也



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旨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旨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

之盈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

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

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

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呂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

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呂御史舉

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

俠滅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收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

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難也相與探丸為彈

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宅人所殺者則上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

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乎其字從木賞旨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

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既軌也郭謂四周之內

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今音零辟音避歷反巨大石覆其口各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

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

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分行收捕皆劾旨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賞親閱見十置一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枹音浮

承數本

宋曰注文承字下當有籍字



宋曰桓徐錯改作非  
是蕭漢音義作寺  
門外垣東又春漢  
書多作垣字蓋漢  
人多知垣垣不知  
桓表當從垣

師古曰其餘盡呂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巨大石數日壹發視皆

相枕藉死便與出瘞寺門相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相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貫其罪師古曰詭

令立功師古曰讀諱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

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者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

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師古曰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

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師古曰賞為右輔都尉遷執

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

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

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辨名

贊曰自邳都師古曰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呂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烏合反然人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

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師古曰

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滯師古曰滯漸也耗耗師古曰滯漸也耗九

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呂至哀平酷吏

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師古曰儀表有儀形同為儀表

者表明其汙者方略教道言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

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廢明此宋作教廢水作廢

宋曰李善阿音烏蕭漢音義作阿媚金者傳寫誤

劉敬厚後如後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

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土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

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

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

原下澤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樹種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

械之資師古曰藿亂也即今之菰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五反菰音敝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官時而用之有節也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

乃伐薪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為炭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鷂鳥即今所呼為鷂者

也矰音曾德音奚隧音遂鷂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

劉奉世曰藿讀如牙藥之藿旁出嫩枝

無云字元本有何

宋曰注文把字下疑有形字誤疑作浸



天師古曰釋古槎字也槎邪研木也藜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藜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 蟻蟻小蟲也麤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母殺孩蟲毋麤毋卵蟻音弋全反麤音莫奚反 所所 曰曰 順順 時時 宣宣 氣氣 蕃蕃 阜阜 庶庶 物物 蕃蕃 多多 也也

音音 扶扶 元元 反反 稽稽 足足 功功 用用 如如 此此 之之 備備 也也 師古曰稽即蓄字 然然 後後 四四 民民 因因 其其 土土 宜宜 各各 任任 智智

加加 夙夙 興興 夜夜 寐寐 曰曰 治治 其其 業業 相相 與與 通通 功功 易易 事事 交交 利利 而而 俱俱 瞻瞻 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

之之 非非 有有 徵徵 發發 期期 會會 而而 遠遠 近近 咸咸 足足 故故 易易 曰曰 后后 曰曰 財財 成成 輔輔 相相 天天 地地 之之 宜宜

曰曰 左左 右右 民民 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眾庶也左右讀曰佐佑 備備 物物 致致 用用 立立 成成

器器 曰曰 為為 天天 下下 利利 莫莫 大大 乎乎 聖聖 人人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 此此 之之 謂謂 也也 管管 子子 云云

古古 之之 四四 民民 不不 得得 雜雜 處處 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士 相相 與與 言言 仁仁 誼誼 於於 閒閒 宴宴 師古曰閒讀曰閑 工工 相相

與與 議議 技技 巧巧 於於 官官 府府 商商 相相 與與 語語 財財 利利 於於 市市 井井 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并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其義非也 農農 相相 與與 謀謀 稼稼 穡穡 於於 田田 樹樹 朝朝 夕夕 從從 事事 不不 見見 異異 物物 而而 遷遷 焉焉 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 故故 其其 父父 兄兄 之之 教教 不不 肅肅 而而 成成 子子 弟弟 之之 學學 不不 勞勞 而而 能能 各各 安安

其其 居居 而而 樂樂 其其 業業 甘甘 其其 食食 而而 美美 其其 服服 雖雖 見見 奇奇 麗麗 紛紛 華華 非非 其其 所所 習習 辟辟 猶猶

我我 翟翟 之之 與與 于于 越越 不不 相相 入入 矣矣 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璧 是是 曰曰 欲欲 寡寡

而而 事事 節節 財財 足足 而而 不不 爭爭 於於 是是 在在 民民 上上 者者 道道 之之 曰曰 德德 齊齊 之之 曰曰 禮禮 師古曰道讀曰導

故故 民民 有有 恥恥 而而 且且 敬敬 貴貴 誼誼 而而 賤賤 利利 此此 三三 代代 之之 所所 曰曰 直直 道道 而而 行行 不不 嚴嚴 而而 治治 之之 大大 略略 也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及 周周 室室 衰衰 禮禮 法法 墮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諸諸 侯侯 刻刻 梯梯

丹丹 楹楹 大大 夫夫 山山 節節 藻藻 稅稅 師古曰楹柱也節榭也山刻為山形也稅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榭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稅臧文仲也 八八 佾佾 舞舞 於於 庭庭 雍雍 徹徹 於於 堂堂 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 其其 流流 至至 乎乎 士士 庶庶 人人

莫莫 不不 離離 制制 而而 棄棄 本本 稼稼 穡穡 之之 民民 少少 商商 旅旅 之之 民民 多多 穀穀 不不 足足 而而 貨貨 有有 餘餘 陵陵

夷夷 至至 乎乎 桓桓 文文 之之 後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禮 誼誼 大大 壞壞 上上 下下 相相 冒冒 國國 異異 政政 家家 殊殊 俗俗 者者

欲欲 不不 制制 僭僭 差差 亡亡 極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於 是是 商商 通通 難難 得得 之之 貨貨 工工 作作 亡亡 用用 之之

器器 士士 設設 反反 道道 之之 行行 曰曰 追追 時時 好好 而而 取取 世世 資資 師古曰追逐也 偽偽 民民 背背 實實 而而 要要 名名 姦姦

夫夫 犯犯 害害 而而 求求 利利 篡篡 弒弒 取取 國國 者者 為為 王王 公公 圍圍 奪奪 成成 家家 者者 為為 雄雄 桀桀 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禮禮 誼誼 不不 足足 曰曰 拘拘 君君 子子 刑刑 戮戮 不不 足足 曰曰 威威 小小 人人 富富 者者 木木 土土 被被 文文 錦錦 犬犬 馬馬



名商按范蠡子貢  
白圭猗頓馬邑巴  
婦清其人皆在漢  
前不應與程卓諸  
人並列此則治蠶  
記本文未及列除者  
也劉知幾每欲班  
氏失於裁此亦  
其彰者

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泉衣也菽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巨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

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

有此人越但有牛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

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弟四等豈是范蠡善篇乎計然

一號計研故實獻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

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

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

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

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國吾欲施之

家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

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子贛端木名賜也發貯幣財曹魯之間師古曰

子多有積貯越時而發師古曰言於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

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簡筒也貧也瓢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子贛結駟連騎東

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然孔子

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

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劉向與時漢書  
下句治產治凡可生  
息者積居積貯  
傳之與時逐利不  
人言此兩事自與天  
時地無不責於也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曰決斷仁不能曰取予彊不能曰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

**邯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賣**

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物聞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曰山谷多少言之

**秦始皇令贏比封君曰時與列臣朝請**

反姓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男**

師古曰丹丹也父家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亦不訾**

師古曰言其財眾多無限數訾善子移反

**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

**曰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

**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驪**

孟康曰五十一匹也師古曰驪古蹄字

**牛千驪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

**千足羊**

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

**澤中千足菑水居千石魚波**

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

**山居千章之菑**

孟康曰菑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菑即楸樹字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

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榮澤也

**陳夏千畝黍**

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

幸昭云烏氏縣名屬安定郡記作保何

宋曰漸支漸水官公卿表句下有菑不在山明矣六字樹字兩也字

史記作淮北常山南河濟之間也

波史記正作陂何







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算賈滇蜀民行販賣

於滇蜀之間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

追反結讀曰騞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

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親信厚資遣

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

王根淳下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載反擅鹽井之利期年所

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債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閉言其志實大不在

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然其贏得過當瑜於媵晉師古曰瑜讀為愈愈勝也媵細也齊愛云

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巨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

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頗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巨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間名也刀音紹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

作奴乎無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

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媿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

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已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

顧炎武曰持錢猶今言家財也

史記作游間公子賜予名何

丙氏史記作曹氏

刀股本作刀

案史記云貧人學事富人相矜以多貨云云設任此等即任用此貧人也今刪削貧人等字四字又三處不完







曲非史記作田非  
稽發史記作桓發

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灌也削謂刀劍室也謂濁氏曰  
 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曰  
 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未椒薑張里曰馬醫而擊  
 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  
 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  
 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  
 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姓雖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史記曰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文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稽發即桓發則搏當為博如後說也後讀吳斗南刊誤補遺并謂掘冢亦博戲之一名則又與史記姦事之文不協所引唐人家子掘冢之說亦非是證兩漢事何

貨殖傳第六十一

禹川屯國商  
氏開向商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已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已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誅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子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

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庶人當從  
漢紀作士  
庶人何

理當從漢  
紀作治何



台高按應作靖安  
蘇王命志字非  
與楚通而魏稱  
王久矣不獨三  
侯也

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  
亥鉗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  
而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攝提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

正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曰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

贖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壓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

未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

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師古曰伯讀曰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師古曰皐讀曰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

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

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

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

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拘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音吻曰軻軻也軻牛小牛也師古專趨人之

急甚於已私師古曰趨讀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曰為行弗及也

劉春曹飲其德  
飲字當蒙不字  
言設非義也飲者  
猶故物日飲言不  
飲有其德  
郭注同

飲史記作  
歌一享也

宋曰有  
何按思  
張政翰



將字屬下句黃

史記作周庸

史記有字翁伯三字

劉劭曰政直所以養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其穿窬之不善其力淺小之稱攻則其力重者其善其力重者其善

劉劭曰古者造之全去而巳何必除罪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巨商賈為資劇孟巨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巨俠稱

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睢氏陳周膚亦巨豪聞師古曰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繫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繫者感意

氣而立師古曰不快意所殺甚眾巨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劇

攻師古曰臧命賊亡命之人也劇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劇音匹妙反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則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巨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及心本猶言

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酌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酌其人

之故怨怒也酌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巨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巨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師古曰微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巨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見不直遂

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舉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舉

師古曰多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間曰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史言之廼從其言也解為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師古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師古曰中充也言嘗財不充合徒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嘗財不充合徒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定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已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已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已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四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  
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巨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呂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君家破不能自安也師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陽夏曰樓廣韻  
萬與同注漢有  
萬章距守疑誤  
集韻萬音如規  
距之距距亦有作  
推請

顧天武曰板注  
樓護傳長安名家  
灼曰此二人作前作酒  
之家今此文上言  
都亦即此也長安  
東曰即此也

師古曰不  
相經過也

師古曰繇

服虔曰  
注在名下  
則此以五侯  
光華多名  
向其名下

姓張

服虔曰酒

服虔曰

師古曰言為

師

宋曰注之  
守上當有  
遠二字

魯南樓此文  
費子光念即  
王尊傳云  
東古當為



劉本世其謂護後  
發於人多資幣  
齊施視故前何  
數向云監護官  
耶劉故洗同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已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

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

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

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

諫及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已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

錮後護復已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

宇與妻兄呂寬謀已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

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已事實語也到

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

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已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各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

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櫛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

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

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

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宗曰汪來當有之字



劉攽曰穎之史家追  
書也治言亦史  
家何苦改之蓋道言  
雖自不犯諱也  
林謂荀悅漢紀作  
博直為長

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

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巨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

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譴此下皆同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已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讀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簾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

母。師古曰霑溼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從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曰為

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

前漢九十二



也口隱其辭以授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已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

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

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

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

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

臣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竦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

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已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車礙為裳所鞣師古曰纆微井索也車礙也裳井已鞣為裳者也鞣擊也言瓶忽懸礙不說或以車為裳或音衛又以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音骨稽音雞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盡

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酤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

曰喜好愛也常講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音許吏反官爵功名

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

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

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田不去因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亦單于欲脅誑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已上妻子通共受之巨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

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涉

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師古曰闔字與實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已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

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

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

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決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涉自巨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劉敬白史丹在成帝時  
為大將軍後以光祿  
大夫食病未嘗言為  
徒又不到衣帶世此自  
原涉為大司馬從史丹  
人妾加身字劉敬說向  
名南按劉敬說向  
言涉由扶風掾入為大  
相史丹在成帝時  
德左字三誤

列女傳作因  
法未校



車馬纜具妻子內困專臣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平問曰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婦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尉掾

史欲已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劉敬曰游公及子  
謂游公及游之子耳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已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眊眊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未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迺召見責應曰臯惡赦師古曰貴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已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杜君教名舍何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已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已問建師古曰泛者已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已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已俠聞於世云

殿本作死士此  
與宋引其本

仲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言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

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

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鷩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佗侯金賞

師古曰佗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過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所毒薨國

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波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

頭郎也濯讀曰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

呂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然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巨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聞如通家游

戲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已媚上

而巳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各反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

齧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寒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者以韓寒為名微者取微遮之義也微音工鈞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顧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庸之私直長公

主賜鄧通師古曰即節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入上給其衣食也而竟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各一錢

不得各一錢寄死人家師古曰寄死人家謂其家無所容故寄死人家也

趙談者呂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史記無鄧猶登也四字

劉敞曰積當後賞賜鉅萬者以十數謂不謂一賜則鉅萬也

明監本有之字

殿本亦有此服

劉敞曰字為下

權

顯

齧何

障何

宋曰通文字  
上段有文字  
韓字上段有  
字字字字字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  
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曰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儼鄧通師古曰始儼比也

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通  
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曰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媽太后錄此

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怒其出入也曰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曰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頌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錄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媽師古曰埒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施師古曰施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曰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曰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

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曰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骨肉

之親無婚相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曰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宋氏校本云善德本  
作延文下無新字

狗監中史記作狗  
監中為虎

宋曰任中書  
下當有馬字  
何校云說  
趙本無新字  
何校云說



臣中傷人師古曰說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眦眦輒被臣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辟建白臣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曰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舉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羣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臣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千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

欲曰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顛權師古曰顛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

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臣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臣聞已師古曰見音工竟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臣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臣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臣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群下無不嫉妬欲

李公案京文公  
謂能謀其法  
先立其法於  
初諒其何

何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已一

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哉同臣此全活小臣天子臣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

羣下所遺也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

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巨為不妬諧望之矣顯之

譏變詐巨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走向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平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滿讀曰憊音悶諸所交結巨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巨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巨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巨為皇后太后

巨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甚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

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巨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巨康

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鴻德

宋曰鴻德本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繫鉅萬師古曰繫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頷思

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

求復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

上立呂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

言師古曰嬖發汗也易輕也易音又發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呂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呂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舉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見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昌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呂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古侮字謀立左

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呂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明監本有歸字殿本亦有此脫



梁孝哀即位之  
年賢年十七二  
歲餘其建平二  
年賢年十九於賢  
為太子舍人其年  
十五六若令全哈  
哈駒子耶何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史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象鉉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備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衷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効反不欲動賢

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已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已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已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已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各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已賢妻父為將作大

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已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闕之板也綈厚

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

已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器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一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柙至足亦

縫以黃全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深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已其功下

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已賢為亂

前漢九十三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矢太后指免  
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寤並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巨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巨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七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  
宏宏巨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朕巨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  
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見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於讀曰

烏戲讀見天子也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巨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冠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巨書飭師古曰

曰飭與勅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周也音頻寐反令嘉有依得巨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

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巨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巨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

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

朕以將為命巨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

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

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

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

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

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

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

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闔

為中常侍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

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

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

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

曰從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

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遺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

成功堅師古曰堅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也功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劉向曰

鈞何設

言遺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

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

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

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曰太后詔即闕下

冊賢師古曰即就也曰間者曰來陰陽不調菑害竝臻師古曰第古災字二元元蒙辜師古曰蒙

也夫二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

合衆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詎驗也音軌

曰獲封侯師古曰翼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

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過乃復曰沙畫棺師古曰以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曰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音工喚反至尊無曰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曰賢為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誨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與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曰

它舉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廼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間師古曰商容殷賢入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劉汝曰宋後漢傳浮祇為大司馬未嘗為司馬明多兩字

詠

宋曰首字下當有字

珠作米何

則本無而



贊曰桑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曰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覺

矣師古曰覺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

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

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曰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酷吏傳至此小字本缺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西川屯園氏園

前漢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般時始奔北邊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

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騊駼突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羸種而馬生也馱馱駃騠也生七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音快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士力能

言後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通典注云驪騊野馬也何



老聃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下幽人悉從夏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營維邑復居于鄭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呂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允之難故也豈不

日曰相警戒乎日曰相警戒乎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允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山讀曰麗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維蘇林曰汜音凡今順川襄城是也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劉數曰當字宜有是字。何小字。時史此作當是時孟公增是字故

汪云非句奴何必注入

明監本有是字



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

洛之閒音灼曰園音器三會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號

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路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呂西有縣諸畎戎狄獫狁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縣諸道及須道是也源音完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已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呂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呂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郡築長城已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單誤物依殿本改正

宗曰印本樓煩陰山為句

宣明監本無殿本有

雜錄

完誤校

東胡

界河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呂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適合徙戍者今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小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文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小子迺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曰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曰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旼脫服虔曰旼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

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旼音一侯反脫音土浮中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旼脫外棄地

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宋和曰冒音墨  
頓音孟無別訓  
姚合云僕聞  
董仲舒傳冒  
音莫克反又知字  
司馬遷傳亦  
音莫克反

曰鏑音鏑鏑音呼交反習勸其騎射師古曰勸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

劉劭曰  
單于號其  
妻為闕氏  
用類使以  
皇后解去  
禮俗也

無有字何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

呂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鮮虜施師古曰朝鮮屬安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臣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臣淳維臣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信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

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天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穿距之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臣太子為左屠耆王

自左右賢王臣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臣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臣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

音煩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音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

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服虔曰刃刻其面也

古曰二說皆非也輒謂輾轉其骨節若今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姓

劉敬曰以東屬焉

劉敬曰何國字

東曰且渠

何後增云

嚴本信作姓此誤

史記左右谷蠡下有王字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呂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呂子之得人

呂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善為誘兵呂包敵師古曰敵

取之故其逐利如身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師古曰五小國也而扶輦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羗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漢初定徙韓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

雪師古曰雨雪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馳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驪深黑騂亦馬也驪音危騂音先營反高

帝迺使使間厚遺闕氏師古曰求間闕而私遺之闕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

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呂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擊胡一議

擊胡二

和親之始

擊胡二

連前破滅東胡與西擊東并分明是東西南北四段却揀入一大段變化之妙

陽史伴同

史記作呂

漢書史記作漢書史記作

本角字在

史記無鴈



顧炎武曰備如左傳張脈憤壯之憤念信所語病得疾男子而不可得也如酒說非

多南條韓王信反誘趙攻漢而圍高帝於平城高祖七年事也若陳稀之反於代事在五年平城之圍了不

喻不應保記後事為前事疑陳稀二字是史記傳寫之訛

擊胡三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白主婚歲奉匈奴

祭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曰東終高祖世孝惠高

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借也猶言不能自立

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澤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言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言

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

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

不能穀弩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噲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言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

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太謁

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曰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古

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言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言奉常駕冒頓得書復

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

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曰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

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

守陵轅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轅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

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曰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曰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強曰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曰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臣安邊民臣應

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駟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

臣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

兄弟所已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比疎一師古曰辨髮之飭也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

或作余反疎字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總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師古曰繒者帛之

徒奚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

殿本作士与前書相應今遵改

史記氏音支何



粥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

單于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曰強之者曰衣食異無以於漢師古曰反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

盡得匈奴其得漢絮繒曰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曰視不如旃裘堅

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呂反曰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渾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曰計識其人衆畜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曰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曰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曰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驚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曰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及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曰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曰其肥美飲食壯健曰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曰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劉敬曰說當作死鏡音

至列明註本作云柱也本對本作至列

殿本作至制



耕桑呂求衣食師古曰力築城郭曰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師古曰嗟者歎也

也佔佔衣衾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師古曰嗟者歎也

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蓋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師古曰嗟者歎也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巨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巨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羸也蹂踐也迺反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闢殺北地

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卬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巨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巨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

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曰巨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渠難者其姓名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音古曰深音牒水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深音自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騎兵史記作奇兵何

俱何

各南樓回中宮曰秦  
將所築始皇十  
九年巡隴西還回  
擊胡四  
中宮即此指地也  
秦回中宮在城外  
雍縣西四十里武  
帝元封四年幸  
雍迴回中道  
文記之則在雍  
矣



劉奉世曰都上宜有有字不然行使字

明發本無世字劉敬曰衍也字

劉奉世曰世去者虛者為二事

今明發本殿本亦作合

備胡五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師古曰細故小事也臣離兄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

也音普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師古曰捐棄也呂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不及魚鱉上及飛

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跋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動貌跋音岐喙音許蠕音人充反莫不就安

種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而呂反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音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呂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已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呂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呂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

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人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呂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

史記作今何汪本今何

宋曰趙本皆作

下



劉放曰過下其古  
單于作一

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呂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迺呂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呂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迺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呂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呂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呂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

絕呂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首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呂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

為固漢亦棄上谷之半辟縣造陽地師古曰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史記羊字上有半字

劉放曰行

各南按造陽地當在  
谷北即前文所云  
亦在長城白道  
亦在平者此後文  
造陽地九百里  
造陽地九百里  
造陽地九百里  
造陽地九百里



汪云匈奴受漢相故書年號稱臣後則不然

擊胡十

擊胡十一

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曰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呂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呂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難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

得翁侯呂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殺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微音工竟反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

王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擊胡十三  
史記作李餘人何  
擊胡十四  
劉奉世曰既死  
者過半又云盡



亡其軍與武紀  
本傳無同者必  
有一誤

而漢西疆明監本正  
原本亦作西疆曰  
當作西則案本已誤

擊胡去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已實之

師古曰新秦而滅北地臣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臣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臣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其臣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臣為單于死迺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臣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臣北師古曰其地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臣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敵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敵使於單于

單于聞敵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

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贊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呂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其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呂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曰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

貉朝鮮呂為郡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穢而西置酒泉郡臣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臣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言為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

擊胡十六

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行奴字

親行擊胡七

戰本無前字明本亦無

有字疑

在河郡之西北  
出臨雷塞在郡  
郡增山縣有道西  
在河郡之西北  
孫國也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道太

其辭辯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子欲質則匈奴國中所除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豆反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

匈奴復調呂甘言師古曰調古詔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呂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呂

東備胡師古曰泥野侯趙破奴也泥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干其冬

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

呂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泥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備胡十六

明世本傳見  
可云史記作兒

擊胡十九

杆  
何殿不  
改兒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黎湖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光祿下當有數字何盧史記作盧何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  
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讎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  
曰幾音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擊胡二十

涿郡史記作涿涿音那何



名南樓山海經曰其  
鮮之山鮮水出焉  
流注於余吾疑即  
此余吾水也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呂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  
上韓說也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  
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呂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  
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呂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呂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  
揮音經更呂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呂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  
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  
禮反郅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  
音子余反御史  
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  
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

師師古曰闔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曰北可

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

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駐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

曰駐音息隨及輝音輝僕多音字當爲朋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

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曰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

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曰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

漢女爲妻師古曰闔歲給遺我藁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藁爲酒味

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

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

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

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

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

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言先單于怒

李注詳下文  
據書謂當深入  
邀功贖罪何

雷何按  
閩作陽

此後作電  
此後作陽  
此後作

此後作電  
此後作陽  
此後作



慈明監本作罵  
殿本亦作罵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師古曰亦種黍稷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

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且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且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且藏穀與秦人守

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且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城故為秦時止

以下文胡人不能守

宋白越本無  
今字  
罵何  
未敢本  
何按注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呂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呂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呂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呂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

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熒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呂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曰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

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讀與由同

三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

曰依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曰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字毆與驅同是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貪師古曰烏貪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曰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曰為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曰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

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汪云正叙年  
師說見此  
又云此段極  
極極極本  
色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于長將呂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

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身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音零烏桓人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死解攻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慈蓋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閭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頡渠

闕氏頡渠闕氏父左大日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廼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師古曰隊音徒內反

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已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

君長呂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

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

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日侵迫烏孫西

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師古曰與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

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頡也殺

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

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曰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

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

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

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日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師古曰邪音呼各反邪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

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

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

曰首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

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

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

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

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

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

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栢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二年而敗

汪云數萬言一線穿來然全虧和親絕和親在中作枉如此文章

真大本領也

小字殘本列傳六十至六十四上闕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終

西川牛鳳崗氏藏

漢書九十四





